

请从 门缝里看我_下

Qingcong Menfengli
Kanwo

小鱼大心
· 著 ·



diet

为腰围羞于被公
直话应该 如何在不名指上?
为我想要 保持
是否要 燃烧 脂肪化为力量?

请从 门缝里看我_下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请从门缝里看我 (全二册) / 小鱼大心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9

ISBN 978 - 7 - 5399 - 3400 - 6

I. 请… II. 小…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6109 号

书 名 请从门缝里看我 (上、下)

作 者 小鱼大心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古月珊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郝永伟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980 毫米 1/16

字 数 500 千字

印 张 38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400 - 6

定 价 45.00 元 (全二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录 |

C·O·N·T·E·N·T·S 上

第一章	当腰围等于裤长	1
第二章	胡同里的肮脏	7
第三章	给你半张床	10
第四章	吻了谁	14
第五章	这他妈的生活	18
第六章	何然何必	25
第七章	悍妇之战	36
第八章	拿什么整死你,我的冤家	42
第九章	生活要强奸自尊	52
第十章	笑心酸	57
第十一章	一千万,嫁不嫁	62
第十二章	暧昧滚动	71
第十三章	暗恋的人是谁	78
第十四章	男色劫,还是劫男色	85
第十五章	可否窥视幸福	91
第十六章	血溅街头	98
第十七章	背个裸男回家	105
第十八章	以秘密为名	114
第十九章	你的身体如此美丽	122
第二十章	报纸中的人	127



第二十一章	狼的晚安吻	135
第二十二章	别把刺猬不当美女	144
第二十三章	创业之初君莫笑	155
第二十四章	夜市霸王	163
第二十五章	只有自知我爱你	174
第二十六章	减肥百战计	182
第二十七章	野兽的心脏很痛	192
第二十八章	同居混战	201
第二十九章	失恋算个屁	209
第三十章	谁的吻在飞	216
第三十一章	神勇	225
第三十二章	借住的女人	231
第三十三章	好大的醋味儿	241
第三十四章	善解人衣	248
第三十五章	偷食	256
第三十六章	丢了何然	262
第三十七章	被鲜血染红的秘密	268
第三十八章	何必结婚啦	277
第三十九章	豪门少爷	285
第四十章	古夫人的待遇	292

目录 M

C·O·N·T·E·N·T·S 下

第四十一章	上流社会要你命	299
第四十二章	宠溺	305
第四十三章	冰凉的蛇血	313
第四十四章	爱你就是要我命	319
第四十五章	裸奔的刺猬	328
第四十六章	祭日快乐	338
第四十七章	男色曼陀罗	347
第四十八章	最值得骄傲的损友	354
第四十九章	幽幽处子香	361
第五十章	死寂的神秘	368
第五十一章	杀人也是一种信念	374
第五十二章	心祭	382
第五十三章	老同学“十八”	389
第五十四章	老妈眼中的准女婿	395
第五十五章	何必大美人	404
第五十六章	谁会为谁守身如玉	413
第五十七章	十八层地狱	422
第五十八章	巴黎非艳遇	429
第五十九章	何然的爱你敢要吗	436
第六十章	何必的半边床	445



第六十一章	那个人归来	452
第六十二章	用鲜血勾画红唇	458
第六十三章	去他妈的真相	466
第六十四章	我用生命爱你	473
第六十五章	“冰棺材”的秘密	479
第六十六章	男 人	485
第六十七章	千刀万剐人贩子	493
第六十八章	我割心给你尝	500
第六十九章	结婚前奏曲	507
第七十章	谁为风流埋单	514
第七十一章	老爸别哭	524
第七十二章	放爱一条生路吧	529
第七十三章	“饮尿”的滋味	540
第七十四章	家里的男人们	549
第七十五章	要拿什么忽悠死你	558
第七十六章	最毒“山蛇精”	567
第七十七章	狼 性	577
第七十八章	最终胜利的王	583
第七十九章	幸福是个球形	591

第四十一章



上流社会要你命

我身上的鸡皮疙瘩瞬间爬起，却是扑哧一笑道：“胡妈，你是不是剧情片看多了？如果诅咒管用的话，那么祝福也一定好使。不怕不怕，咱有对付咒语的密码。”

胡妈恭敬地低垂着头，不再说话，也不再看我。

我忍不住偷笑，终于觉得自己像个女主角了。如果女主角没经历过波折和危险，又怎么能体现出和普通观众的差别咧？

我回身间，竟在拐角处看见一身黑色燕尾服的“冰棺材”，两个人对视一眼，也没说什么，便一同往楼下走去。

当走到楼梯拐角处时，“冰棺材”将手臂抬起。我想了想，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小心翼翼地将手放了进去，扮演着恩爱夫妻的场面。

在一起下楼的运动中，“冰棺材”很奇怪地说了一句：“相信以你的能力，应该可以应付接下来的场面。”

我原本以为他是在夸奖我的适应能力，可真当事情发生时，我才知道，有时候人的能力是分很多种的，而我的能力，恰恰就是“冰棺材”所急需的。

当两个人下楼后，我只觉得眼前一片珠光宝气在不停地闪烁，就仿佛无数照相机对着我不停地拍摄，搞得眼睛出现片刻的盲区，看不清任何东西。鼻子里却清楚地闻到各种糕点的奶香味道，诱惑得我口水泛滥，更觉得腹中饥肠辘辘，恨不得马上扑到食品堆里狂啃一通才好。貌似……我好久好久没吃过东西了。

“冰棺材”贴到我的耳边，状似亲昵地说：“管好你的胃。”

我苦哈哈地道：“它还没吃过你家一粒粮食，自然不会听你管。”

“冰棺材”被我噎到，直起身子不再和我“谈心”。

我使劲眨了一下眼睛，这才看清楚，不知道什么时候偌大的客厅里已经站满了三

五成群的人。每个人都身着晚礼盛装，佩戴着价值连城的珠宝首饰，在盈盈笑意间摇曳着手中红酒，于轻柔的音乐中飘荡出醉人的酒香。

男子优雅的笑脸与兜里的金卡是魅力的体现，女子如丝的眼眸和裙子里赤裸的大腿便是价值的衡量。

我虽然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但却在青春的幻想中想象过无数次这样的场景。当然，在那场景中我是迷人的公主，将与勇敢帅气的王子跳第一支舞，惊艳所有人。可惜，当我的视线找到真正的王子时，才惊觉自己竟然不是公主，而是不讨喜的后妈。奶奶的，这日子没法过了！

银毛就站在不远处的落地窗前，上身穿白色立领燕尾服，下身搭配了一条质地很特殊的黑色裤子，上面镶有龙形黑钻，在隐约间折射出魅惑的黑色光束。

当我们视线相逢时，他装作没看见我般转开头，独自品着杯中的红酒。

不过，我真的很想笑，不但是因为我俩竟穿了情侣裤，更是因为……他的杯子中根本就已经没有了酒水！瞧他那样，还傻乎乎地喝咧！

我没绷住，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引得所有看客都微微发愣，不晓得我这位女主人笑的是哪桩。

我知道，既然笑了那就要一直笑着，若突然收了回去，更让人尴尬。于是脸上笑意不减，我随着“冰棺材”进入了大厅，在各种打量的目光中挺直了脊背。

几乎是一下楼，“冰棺材”和我就被人围了起来。

黑压压一片中，我发现我看任何人都需要仰着脸，从气势上就让我矮了一截。

大家的热情言语中偶尔也能将歪风刮到我身上，例如眼下这位身穿黑色低胸晚礼服的长腿美人，就看似幽默地对“冰棺材”调笑道：“行，我曾经想过你会娶什么样的女子，没想到……呵呵……”其意不言而喻。

“冰棺材”非常从容地看了我一眼，竟笑道：“别小看她，她可是只会抓人的加菲猫。”

在众人的一阵哄笑中，一位穿着古典皮袍的女子将长腿摆出个优美的造型，软绵绵地说道：“行，你的形容太贴切了，你的这位夫人还真有副加菲猫的身材呢！”

我的手指悄悄收紧，觉得自己就是站在聚光灯下的小丑，供这些人恶趣味地消遣。

而且我看得出，“冰棺材”没有一点儿想维护我的意思，那我也没有必要为他的脸面做出尊严上的牺牲！我咧了咧唇角，扬起很单纯的笑脸，看向穿旗袍的高挑女子，真挚地说道：“如果你不踩着这么高的鞋跟，我相信很多人都能看得出咱俩是一个品种。”

瞬间，原本热热闹闹的宴会变得静悄悄的，让我不禁怀疑所有交谈的人都在侧耳聆听着我们这边的动静。

“冰棺材”又露出久违的暖冬笑颜，仿佛很宠溺地望向我，对其他女眷说：“看，把我家的加菲猫惹得伸出爪子了吧？”然后带着我，又向下一拨人群走去。

我诧异、惊讶，开始怀疑“冰棺材”的动机不良，却一时间想不到他意欲何为，为什么会很高兴我恶语伤人？难道他不想在交际圈里混了？还是说，他就是想借着我将这些女人打打掉？

我晕晕乎乎地随着“冰棺材”走着，在路过糕点区时，我真想扑上去狠狠地啃两口！然而，却必须为了所谓的脸面，忍住这种冲动，继续让胃抽筋似的蹦跶着。

随着“冰棺材”转战数处，看着他越发亲昵的笑颜，我背上的汗毛几乎都根根竖立了起来。渐渐地，我洞悉了他的真正用意，确实是要用我来射击那些对他有着骨灰级热情的女人！

要知道，女人的怨念和嫉妒是多么可怕的东西。即便一个男人用炮火征服了全世界，也未必能轰灭一个女人燃烧着的恨意。

我踩着脚下难忍的刺痛，用笑脸迎接着所有女人同仇敌忾似的嫉妒情绪。原来，一千万不是好拿的，古夫人更不是好当的。

在客人们陆续到来后，“冰棺材”微微低头，唇角含笑地望向我，浓情蜜意似的耳语道：“感觉如何？”

我非常诚实地回答道：“一直以来我都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备受瞩目，今天终于做到了。如果可以，我希望你能为我准备一身防辐射的衣服。这些女人的怨念太强，我怕损坏我柔软善良的神经系统。总体来说，就是我成了靶子，正在向众女人宣战，口号就是：向我射箭吧！”

“冰棺材”微微一顿，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后，收敛起故作亲昵的笑容，开始优雅地招待起其他宾客。

没过多久，“冰棺材”被他的朋友拉走，将我一个人遗留在客厅的门口，继续招呼来者。

也许是我没戴首饰、太过质朴，竟有人一进客厅就将风衣交给了我，而且傲慢得差点儿将眼睛顶在脑门上。

我抬头看向这个一身珠光宝气的红裙盛装女子，但见她从头到脚就仿佛是用钻石堆积起来的展示架，绝对晃得人眼失焦。

我手中拿着她的大衣，也不知道要往哪里放。东张西望间，那女子已经一个前扑挂在了“冰棺材”的脖子上，用硕大的胸脯蹭着“冰棺材”的胸膛，眼含痴狂地撒娇道：“行，你怎么可以结婚呢，真想伤透我的心吗？”

我抖掉一身的鸡皮疙瘩，暗中撇了撇嘴，眼睛也想装作没看见似的悄悄转开。

不想，“冰棺材”竟直接对我使了个眼色，让我过去。

我心里发憷，极其不情愿地踱步过去，想着若不是因为支票虽然开了出来，但还没将钱提到手里，我绝对不给他这么大的面子，为自己惹这么大的麻烦！

当我站在紧紧贴在一起的两个人身旁时，甚至可以感受到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在了我们三个人的身上，再次成为八卦焦点。

那个红裙盛装女子在“冰棺材”的颈项间扫到了我，给我使了一个眼色，示意我走开。

我没有动，她便微微皱眉道：“看什么？还不快去把衣服挂起来。”

我仍旧没有动。

红裙女子见我不走，骄横之气渐起，又在“冰棺材”的胸口蹭了蹭自己半裸的胸部，发嗔道：“行，你看你家的佣工，怎么这么不懂规矩？讨厌死了！”

哗啦……我觉得仿佛有人在我的暗潮涌动的汽油上划起了一根小火柴，导致我整个人都燃烧了起来。

我不声不响地伸出手，非常费力地插入那女子紧贴在“冰棺材”胸口的硕大胸脯前，尽量隔断两个人的亲密接触，非常恭敬地说道：“这位小姐，麻烦您别再蹭了，否则您脖子上的钻石将会划坏这位先生的丝质衬衫。”

红裙女子脸色瞬间潮红，犹如钻进了大染缸，好半天也没喘过气儿来。她抬起有些微颤的手，指向我的鼻子喝道：“你被解雇了！”

我耸耸肩无辜地道：“你也没付给我薪水，又何谈解雇？”

红裙女子抖得这个厉害啊，害得我眼睛又花了。看样子她被气得不轻，随手拿起旁边的酒水，一扬手直接泼到了我的脸上。

我听见众人猛地倒吸一口气，竟不自觉地笑了，吧嗒一下嘴，没脸没皮地说：“味道不错。不过，浪费可耻！”说话间，我用手中的风衣擦了擦脸上的红酒。

红裙女子瞬间变了脸，一把夺过我手中的大衣，尖声斥责道：“你干什么？知道这是法国顶尖设计师为我量身定做的吗？你知道这值多少钱吗？！”

我指了指“冰棺材”，很认真地说：“你要知道，这位硬挺峻拔、气度不凡、内外兼修、既会赚钱又能迷死女人的绅士，可是我‘明媒正娶’领了红本子的老公。先不说你这么抱着他会让我多尴尬，就说你抱着他的这段时间，都够他去股票上大赚一笔供我挥霍了。你说，咱俩谁的损失大？还是说，你觉得我老公的价值不如你的一件衣服？”

红裙女子彻底傻了，望着我都失去了组织语言的能力。好半天，才不可置信地挤出两个字，“就你？”

我呵呵一笑，仿佛非常自信地说道：“对啊，我就是古夫人，古夫人就是我。实不相瞒，这就是眼光的问题。你看我选老公的眼光，那是没的挑，不然你也不会黏糊着他不放，是不是？不过，他选娘子的眼光也很特别，你从我身上就能体会出其中一二。实话告诉你，如果你想当古家二……不对，应该是古家三夫人，你最起码得胖过我，不然入不了他挑剔的眼。”我语重心长地说完，又拍了拍那红裙女子的大衣，将手上残留的红酒反复擦干净后，这才转身拿起一杯鸡尾酒，笑嘻嘻地啜饮着。

我一步步溜达出众人的视线，转个圈后又晃悠到食品区。我望着一块块精美的糕点，口水再次泛滥，直勾勾地伸出手臂，眼瞧着美食离我的距离是越来越近了。

却不想两个女人迎面而来，极其热情地打断了我的抓食活动。其中一个看似热情地与我攀谈了两句后，话锋一转，假装天真地问道：“古夫人，你得教教我，怎么才能让我胖一点儿呢？我啊，实在是太瘦了！”

另一个帮衬道：“是啊，最好能简单点儿，别成天让我们像猪一样猛吃就可以。”

我忍住将她们碎尸万段的冲动，扬起童叟无欺的笑脸，真诚地道：“想变胖的办法很简单。只要你找个马蜂窝，抱着它裸奔一会儿，保准你胖得既迅速又见效。”

两位美女黑了脸，自讨没趣地走开了。

我洋洋得意，觉得自己是一柄利器，可以很尽责地将一干女子斩杀在“冰棺材”的数米开外。然而，生活总会在你沾沾自喜的时候，给你防不胜防的一击，以绝对刁钻的角度打得你呕血不断。

就在我再次扑向美食的时候，一个如同樱花般美好的少年轻轻地走到我身前，他直视着我的眼睛，用轻若羽毛的声音小心翼翼地问：“何必，你嫁人了？”

我半眯的眼睛突然张大，想不到竟会在这里见到何然！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忙伸手抓住何然的胳膊，无比兴奋道：“何然，你怎么来了，是来找我吗？我今天去找你了，可惜你被带出去了，没想到你晚上就自己寻来了。咦，不对啊，我没留地址啊，你怎么找来的？”我初见何然，高兴得有点儿语无伦次。

然而，何然并没有感染我的喜悦，而是颤抖着细若蚊呐的声音又问了一遍：“何必，你嫁人了？”

我这才发现他的异样，忙细细去看，生怕他有什么不妥。

我这一打量，不禁心旷神怡。但见何然穿着剪裁合体的白色晚礼服，下摆的纹路都是用银丝盘成的图腾，看起来就如同从童话中走出来的小王子，有着让所有女人都为之怦然心动的惊艳。也许惊艳不能用来形容男子，但何然确实就给人一种超脱了性别的美丽。

璀璨的珠宝首饰在他的身上营造出星星点点的光束，使他整个人都变得既轻柔又模糊，仿佛随时会消失的光束，单薄得没有一丝生气。

我突然觉得有些害怕，下意识地使劲攥住他的胳膊，不想让他消失在我的眼前，不想让他变成虚无的泡沫。

何然的眸子微微颤抖，里面仿佛有水光在涌动。他深深地望着我，如失了灵魂的木偶般喃喃道：“何必，你说过要等我到十八岁的，你说过的……”

我一惊，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心口划过，好痛！我忙开口道：“何然，我没有骗你，我原本是打算接你……”

何然突然大吼道：“我恨你！”

他猛地挣脱了我的钳制，一步步向后退着，如同受伤的小动物般瑟缩着纤细单薄的身子，眼含恨意地望着我，“何必，你是个骗子！你是个骗子，骗子……骗子……”随后，他转身穿过围观的人群，跑入黑暗的夜色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伸出去的手臂没能扯住何然，眼见着他从视线中消失，就仿佛退出了我的生命。所有力量瞬间抽离了我的身体，让呼吸都变成了一种奢侈。

但是就算我失去了奔跑的能力也要去追回何然！因为，没有人知道他在我心里占了何种地位。

我知道若不和何然说清楚，他可能真的要恨我一辈子了。我既然连他不在自己身边都无法忍受，又怎么能接受他恨我？他为什么恨我，为什么？！

我拔腿就追，却在挤过人群时被那红裙女子故意绊了一脚，整个人狠狠地摔在了地上！我试图爬起来，但却因为左脚扭伤，再次跌落了下去。血气上涌，我将脑中的理智冲散，发狠地扯过一张椅子就要砸上自己的腿！在不知不觉中，那个一直潜伏在我身体里的精神分裂症又犯了。

我不知道自己这个举动是否吓到了别人，但我举起的椅子却没有落到自己的腿上，而是被银毛一手夺了去，狠狠地砸在地上，发出砰的一声响。

他随手将我扯了起来，也不顾及我扭到的左脚，硬拖着我就往外走。

我痛出了一身冷汗，根本就没有心思去分析他此刻的愤怒由来。

大厅里静得可怕，只剩下银毛拖拉着我的脚步声和我粗重的喘息声。

就在银毛将我拖拉到门口时，“冰棺材”才开口道：“古金，把你阿姨送到楼上去。”

银毛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外扯我，完全无视任何人的存在。

我的领口被他勒紧，已经无法呼吸空气。

“冰棺材”见银毛不肯听他的话，脸色一沉，几步走到我们前面，拦住了银毛的去路。

父子二人互不相让地对视着，就如同一山不容二虎般对峙着。

我想着何然的离去，眼眶渐渐湿润，意识也变得模糊，终是因缺乏氧气而暂时休克过去。

一场宴会，悄然告终。

第四十二章



宠溺

我醒来后，不晓得今夕是何夕。我躺在暂时属于自己的大床上，缓缓张开眼睛，仰望着灰蒙蒙的棚顶。屋子里没有开灯，可并非一片黑暗。屋子外面应该已经是艳阳高照，但那温暖却照不进我阴暗的胸口。

遮挡着的窗帘旁边坐了一个人，他的手指间拿捏着忽明忽暗的香烟，在燃烧中发出淡淡的烟草味道。随着时间的流逝，香烟终是在他的嘴唇之间灰飞烟灭，他却始终没有开口和我说过一句话。

而我在他将火柴再次划燃的前一秒，还是开了口，沙哑着嗓子说：“你一向不抽烟的。”

他划火柴的手微顿，还是没有停止这个动作的延续。随着嗤的一声，火柴将他的脸照亮。

我看见他叼着香烟，半眯着眼，大口大口吸着香烟嘴儿，似乎想要用刺激的味道压制自己腹中的暴躁情绪。

我不晓得为什么，看他这样很心疼，就仿佛他吸的不是香烟，而是我的心脏。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坐起，光脚踩在地上，伸手就要去夺他口中的香烟，结果脚一接触地，铺天盖地的眩晕感便突袭来，导致整个人扑通一声摔倒在了地上。

银毛瞬间而至，一把将我抱起。与此同时，我撑着身体的不适，伸手夺过他口中的香烟。

两个都很固执的人对望着，似乎都想坚持做无所顾忌的自己。然而，这种固执很可笑，不知道是否值得拼个你死我活。就像眼下这种情况，我不过是想要掐灭他的香烟，而他只不过是想要掐死我而已。

暗潮汹涌中，他手中的香烟似乎散发出了荷尔蒙的味道，气氛诡异得令人不敢

呼吸。

直到他的吻突然落下，我才猛然一震，觉得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对决似乎从身体接触的瞬间便已经开始。几乎没有犹豫，我泄恨般使劲纠缠着他的唇舌，恨不得撕咬下一块血肉才好！

之后，银毛久久地凝视着我，也不知道在嘴中咒骂了一句什么，人也气呼呼地坐在了地板上，狠狠地倚靠在床边，支撑着长腿，仰头望着顶棚。

沉默中，我觉得黑暗中的银毛变得光亮起来。寻着光线去看，我看见地板上有根我失手扔掉的香烟，而香烟燃烧的部分正连接着他衣衫的一角，而此一角似乎有微弱的火苗正在努力地燃烧着。

我眼睛瞪大，忙伸手去拍，却因此扇动起了风，导致那衣服瞬间燃烧起来！

我与银毛对看一眼，他忙伸手将衣服脱下，跺着脚将燃烧起来的衣服踩灭，然后在一片呛人的浓烟中又一屁股坐回到地板上，斜眼瞪着我。

我脸上一红，磕巴道：“不是……不是我……”

银毛也不说话，只是有些恶趣味地指了指自己的唇。

我心中极尽挣扎啊，最终还是觉得自己理亏，只得捧着超速的心跳，费力地支撑起身子，羞涩地跪在他的身边，照着他的唇瓣轻轻地吻了下去。就在心跳要蹦跶出嗓子眼的瞬间，我慌忙撤了回来。

银毛眼神瓦亮地望着我，仿佛恶狼般危险，却又在我的紧张不安中扑哧一笑，说：“我是让你看看我的嘴，是不是被你咬坏了。你又亲我做什么？还真是热情！”

我仿佛听见刷的一声，感觉整个人都红透了。心中暗骂他不是人，竟然调戏我。口中锋利的牙齿却装不上子弹，我只能吃个哑巴亏，自己憋屈着。

银毛见我低头不语，竟身子一歪，直接躺在了我的大腿上，伸手掐了掐我的脸，大爷似的发话道：“现在给你一个机会，赶快给我坦白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我心中不痛快，扭开头不看他。

可有些人就是这么不要脸，见我不答理他，竟将手探入我的衣襟，就要摸我的……胸部！

我全身所有的肌肉加肥肉都一起抖上了，忙如同贞洁烈妇般捂好自己的衣服，极力反抗道：“不要，不要……”

银毛抬手指了指隔壁，非常恶劣地说：“你喊再大声一点儿，最好让他知道你是如何勾引他的儿子，古家的少爷。”

我虽然脑中混乱，但还是听出他刻意加重了“他的儿子，古家的少爷”九个字，好像非常不屑的样子。

这一点儿清楚的认知，使我杂乱的思绪渐渐开始恢复正常，我越发觉得银毛这小子是个混账，竟然跑来调戏身为他后妈的我！

我气恼自己不被尊重，抬手拧上他脸，恶狠狠地教训道：“死小子，你最近长脾气

了，竟敢跟我滋毛。告诉你，在我家时，我是正棍儿，何然是副棍儿，你是烧火棍儿。现在，在你家，你爸是正棍儿，我是副棍儿，你还是烧火棍儿！”

银毛趁着我双手掐他脸的空当，再次毫不要脸地将手伸入我的衣襟。

我吓得腿直哆嗦，忙去推他的胳膊，磕巴道：“你……你……你干什么你？”

银毛沙哑着嗓子，粗声道：“不就是一块肉吗？”

我委屈加憋屈，耻辱加愤恨，眼泪噙里啪啦地掉了下来。

银毛一惊，忙缩回了大手，从我大腿上爬了起来，伸手将我抱入了怀中，有些不自然地哄道：“哭什么啊？我……我不过是逗逗你。你看你，哭什么？好了好了，别哭了。”

我听他说是逗逗我，这眼泪就更止不住了，哽咽道：“有你这么逗人的吗？你当我是你家的自留地呢？说摸就摸，说亲就亲？！”

银毛胡乱地拍着我的后背，慌乱地解释道：“我要是不喜欢你，能摸你吗？”

话说完，我俩都愣了。

他的手定格在我的脊背上，我的眼泪停留在脸上。微顿后，两个人如同做贼般偷偷摸摸地快速扫了对方一眼。然而，当视线一对，又都匆忙地闪躲开了。怎么看怎么像偷情的奸夫淫妇。

我的心脏似乎异样地跳动了几下，有些喜悦、有些振奋、有些欣慰、有些激动、有些……很不一样的情绪在悄然翻滚着。

尴尬中，银毛伸手将我抱入了怀里，也不说话，只是嗅着我发丝的味道，轻轻摩擦着我的面颊。

鬼使神差的我一身锋利的硬刺软化，轻轻依偎在他的怀中，享受着两个人之间的温情。

我们不知道拥抱了多久，银毛沙哑地在我耳边低语道：“刺猬，我喜欢抱着你。”

我抬头，咬牙道：“银毛，我嫌你硌人！”

银毛借机在我唇上吻了一口，发出啾的一声，声音不大，但却很诱人。

我扭开头，偷偷地咧嘴笑了。我觉得，我也挺喜欢他的。

银毛用下巴拱了拱我的颈项，又开始逼供道：“说说，你那一千万的缘由。”

我窝在他的怀中，将事情的前前后后都讲了个清楚，就连被“冰棺材”撞住院那事儿都没落下。最后，还趴着去将自己与“冰棺材”的结婚合同翻找出来给他看，结果那合同和结婚证都被水泡得模糊一片，让我觉得分外沮丧。

银毛一瞧见我的结婚证就变了脸，一把夺过去，两下就给撕得粉碎，末了还想点火烧了。

我觉得他的举动很是可爱，就笑眯眯地看着，还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遭了他一记白眼。

他捏着我脸恶狠狠地说：“我发现，你就一猪头！你知道何然那小子是什么背景

吗？你以为你真有一千万那‘山蛇精’就能放人？”

我忙不耻下问：“啥背景？为什么不放人？”继而牛哄哄地挥拳头道，“私下解决不了，我就去告她！告她虐待儿童！”

银毛头痛地看着我，转眼间却是一笑，捏了捏我的鼻子说：“你小心好心没好报，何然那小子要是发了狠，没准儿会做出什么事儿。”话锋突然一转，眼神犀利地半眯起眼来，“不过想动我的人，他还真得掂量一下自己的斤两。”

我心跳加快，偷瞄了他几眼，却没发现他有何异样，好像不曾宣言我是他的人一般。只不过我也很奇怪自己的举动，干吗非得依赖着他？大概是因为自我保护厌倦了吧，所以特别渴望被人保护在羽翼下。

提到保护，我又想到何然，神情变得落寞，却强撑了笑颜咒骂道：“何然那小子最好别让我扑到，不然就拍烂他的屁股！竟敢喊他恨我，真反了他了。”

银毛变脸速度极快，此刻又笑了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不用你，下次我见到他，就替你踢烂他的屁股。”

我一把抓住他的手，忙摇头道：“别，别动他！”

银毛的笑容僵硬在脸上，突然将我压倒在地板上，阴晴不定地道：“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和你？”

我的两腿下意识地闭紧了。只是这番动作却引发了我脚踝处的扭伤，痛得我倒吸了一口冷气。

我忍着脚底板的痛，用算得上完好的右脚狠狠地将他踹了出去。

银毛被我踹倒也没生气，还伸手操起了我的脚放到自己眼前看了看，然后到床头柜上摸来一个瓶子，打开后，一边用手指蘸着药膏往我脚下涂抹，一边还训斥着：“你给我消停一会儿。这脚上的血泡都挑开上了药，你乱踹什么，痛不死你。”

我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看，好半天才动了动唇，问道：“你……给我挑的血泡、上的药？”

银毛的手微顿，头也不抬地说道：“就你那臭脚，我可洗了两遍手才去了酸味儿。”

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说：“还以为你不会管我了呢！”

银毛状似感慨地自我打趣道：“我也不想管你，可不管你又体现不出我的优越性。尤其一见到你，一种智商上的优越感就会油然而生。”

我越听越不是滋味，最后索性扶着床，单腿滚回到床上。

银毛低低的笑声传来，仿佛自言自语般说道：“还和我闹性子。”

我听了这话当即回了句：“你和你老爸绝对是爷儿俩，一个娶我为了当防弹衣，一个就以找别扭为乐趣。”

银毛也趴到我的大床上，用手揉捏着我的脸蛋说：“我警告你，我和他不一样，别一锅端啊！”

我瞪他一眼，伸手推他，“出去出去，你躺我床上算怎么回事？”